

des, 7 búa cnada por
o, por nome Louren
us Alarantes, 7 hum
fco, 7 bñ Clerigo.
ay 7 amay donos
oy o Day
ente feito
lentrão
em nol
molbe



葡語作家叢書



男兒有淚不輕彈

路易斯·斯塔烏·蒙德羅

翻譯：孫成放

主鎖瑛

澳門文化司署與化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17

文學系列



2.45

J-279.712
Y13

银行末日

一个美国总裁的检讨

〔美国〕 理查德·雅各布斯 / 著
◎ 薛涛 陈和智 / 译

南海出版公司

Título: Um Homem não Chora

書名：男兒有淚不輕彈

Autor: Luís de Sítua Monteiro

作者：路易斯·斯塔烏·蒙德羅

Ediçã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出版：澳門文化司署／花山文藝出版社

Colecção: Biblioteca Básica de Autores Portugueses (Série Literatura), vol. 17

類別：《葡語作家叢書》文學系列之十七

Coordenação: Ana Paula Laborinho

統籌：林寶娜

Tradução para Chinês: Sun Cheng Ao e Wang Suo Ying

中文翻譯：孫成敖、王鎖瑛

Apresentação crítica: Ana Teresa Diogo

評介：安娜·迭戈

Capa: Victor Marreiros

封面設計：馬偉達

Fotocomposição, montagem e impressão: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植字、排版及印刷：花山文藝出版社／河北新華印刷一廠

Tiragem: 10 000 exemplares

發行數量：10,000冊

1.ª Edição: Macau/Shijiazhuang (Hebei, China, 1997)

第一版：澳門／石家莊（中國·河北省，1997）

ISBN:972-35-0238-0

葡語作家叢書

男兒有淚不輕彈

路易斯·斯塔烏·蒙德羅 著

孫成敖 王鎖瑛 譯

澳門文化司署／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石家莊市北馬路45號）

河北新華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850×1168毫米 1/32 5.75印張 120千字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

ISBN 7-80611-630-X/I·616

男兒有淚不輕彈



我用手去尋摸鬧鐘，它已經響了半分多鐘。在一本書和一個水杯——每天晚上我的牀頭櫃上都要放上一杯水——之間我摸到了它。我按下一個鍵，房間裏頃刻恢復了寧靜。我知道，我已經不可能再睡了。無論晴天還是雨天，早上八點我的鬧鐘都會一成不變地響起來。

如同費爾南達的愛情，如同聖日的家庭晚餐，如同星期天女鄰居家的鋼琴聲，這已成為我生活中一成不變的一件事情。

我沒有任何事情可做。我穿着睡衣下地，用腳尋找着拖鞋，它們大概在靠近牀邊的什麼地方。

窗外，城市已開始亮起來，光綫把

一切都照得一覽無遺，連牆上的裂痕、沒有打掃乾淨的街道乃至女人臉上的皺紋都無法躲過它。一件東西的影子剛一露面就受到它的進攻，不等落地便已然消失得一乾二淨。一個小時之內，城市最後的一些陰影將會逃到大街的樹木下面，逃到居民區最厚實的牆壁後面。

我在衛生間裏開始了一天的生活，對着鏡子，用一個新的吉列刀片刮起鬍子來。這個刀片是我無法躲避的費爾南達給我買的。

我對着鏡子看了看左臉，又看了看右臉，再次發現我長得很醜。費爾南達沒有任何理由繼續愛我。無論我如何絞盡腦汁也無法理解她。

鬍子刮完了，臉上劃了個口子！

我打開抽屜，徒勞地想找出一塊止血膠布來，那是我幾年前買的，當時我還是個單身漢，但膠布已經無影無踪了。

沒有辦法，我只好用毛巾把血擦去。

我的毛巾是藍色的，上面綉着我的名字。費爾南達的毛巾是粉紅色的，上面綉着她的名字。我拿起毛巾，尋找着我的名字。直到現在我才發現，毛巾已經換了。這是一條新的藍毛巾，還沒有褪色，在綉有我名字的那個角落，我看到了用白綫綉出的兩個字：“他的”。我拿起粉紅色毛巾，也是新的，放在我的毛巾旁邊，一個角落也用白綫綉着兩個字：“她的”。

現在我連名字也沒有了，變成了“他”！這是一個夢幻組合單位中的男性部份，這個組合單位意味着一對幸福的夫妻

.....

我把兩條毛巾扔到地上，然後開始洗臉，並且沒有忘記把耳朵後面的肥皂沫抹去。

認真地想一想，毛巾對所發生的事情並沒有過錯。我把它們扔到地上純粹是小孩子的行為。我彎下身把它們撿了起來，兩條毛巾保持着掉在地上時的樣子，彼此緊緊地裹纏在一起，彷彿剛剛在前一天夜裏結了婚似的。

有人敲門，我已經知道是誰了。

“我可以進去嗎？”

“不行，你要等一分鐘，我正在上廁所。”

我的謊話產生了預期的效果：房門沒有被打開，費爾南達繼續留在門外。我對着鏡子微微一笑，鏡子裏照出的影像也同樣對我微微一笑。我停下來一動不動，想聽到費爾南達離開房門口的腳步聲，但卻什麼也沒聽到。她繼續留在門外等着我從廁所裏出來。

“現在可以進去了嗎？”

“還不行，還要再等一等。”

我拽了一下抽水馬桶的拉鍊，好讓她以為我剛剛站起身來。

“可以進去了吧？”

“可以了。”

我一跳穿過衛生間，把頭浸在盥洗池中。這樣一來，她進來之後就不可能吻我，因為我的臉是濕的。

我没有回頭去望，而是繼續做我的事情。她在浴盆邊坐下來，準備告訴我些什麼。因為她的默不作聲，所以我相信準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難道她斷定我們分室而居已經達到預

期的效果了嗎？難道她想回到我的牀上來嗎？

“你忘記今天是星期五了吧？”

“我剛剛起牀，還沒有時間去想今天是星期五。問它幹什麼？今天是忌肉日嗎？”

“你已經忘記了今天你有一件事情要做嗎？”

“等一等……我要吃午飯，我要吃晚飯，我要睡覺……是這其中一件事情嗎？”

“難道你不能嚴肅一點，哪怕一天就嚴肅一次呢？”

“我不能，你呢？”

“別開玩笑了。今天六點西莫埃斯舉辦酒會。”

“你說得對。請你原諒，我竟然沒記起一件這麼重要的事情。西莫埃斯的酒會將要改變人類歷史的整個進程。幸虧你提醒了我。你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我不去的話，那將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你是說你要去參加酒會？”

“我說了嗎？”

“你說了。”

“那問題就嚴重了，太嚴重了！”

“你去嗎？”

“我不知道，在酒會舉行之前我可能會一命嗚呼，可能會有一個兒子，可能會被汽車撞了。也有可能我想去……”

“求求你了，一會兒你打個電話給我，告訴我你究竟去還是不去，好讓我知道我應該怎樣辦，行嗎？”

“即使我不去，你也可以去嘛。我不相信西莫埃斯會對你心懷鬼胎。退一步說，就算他有什麼非分之想也是會放棄的，

只要你一告訴他你是……”

“是什麼？”

“是我的妻子。”

“這不是你想要講的話。”

“這正是我剛剛講過的話。”

我打開衛生間的門，走了出去。費爾南達跟在我的後面，與我一起走進了臥室。我開始先穿上上面的襯衫，希望她在我穿褲子之前離開房間。

“你到底去還是不去？”

“去哪兒？”

“去參加西莫埃斯的酒會。”

“我不能去。今天是忌肉日。”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關注起這種事情來？”

“從今天開始。”

“要持續多久？”

“到明天為止。”

“現在你來告訴我，今天是忌肉日與西莫埃斯的酒會有什麼關係。”

“酒會上總會有香腸的。”

“你這個人真有意思。”

“我天生就是這樣。”

“出門前你想喝點什麼飲料嗎？”

“不想喝。我只想在我穿褲子的時候你到外面去待一會兒。”

“我看沒有必要。我是你的妻子。”

“那你就留在這兒好了。”

我脫去睡褲，穿好衣服。

一切就緒。

我離開臥室，朝房間門口走去。費爾南達跟在我的後面。

“你到底去還是不去西莫埃斯的酒會？”

“你希望我去嗎？”

“希望。”

“那我就不去。”

我輕鬆愉快地離開了家。我走進一間食品店，買了一百克葡萄乾，把它塞進衣袋，然後沿街而下朝希亞多商業區走去。

爲了擺脫費爾南達的糾纏，實際上我已經答應把我所有的一切都拱手給她。我相信總會找到一個解決辦法的。一定會找到的。在人類企圖登上月球的這樣一個時代，不可能我一定要回到家裏，回到一個我不喜歡的女人身邊，去過一種我所憎恨的生活，投身到一種我所厭惡的環境中去。

當人類還沒能逃離他們居住的村莊時，就想要離開他們所在的星球嗎？

不是狗發明的嚼子，不是獅子發明的動物園，難道是人發明了限制和束縛自己的法律嗎？人是爲自己使用而制定法律的，既然現有法律不能爲他們服務，那就另搞一些能爲他們服務的其它法律。

我又吃了一粒葡萄乾。這一粒乾得有些過份。我把幾粒葡萄乾一起放在手心內，然後把它們塞進嘴裏。

現在的局面簡直荒唐透頂。丈夫不和妻子睡在一起，妻

子卻纏着他不放，想喚回往昔的熱吻，這算什麼類型的家呢？難道這體面光彩嗎？冷靜、客觀乃至合乎道德地面對問題，難道不是更加通情達理嗎？

人們對我談起的那位律師據說是個天主教徒和政客，似乎有很大的影響力。最好去找一個像他這樣的律師，而不要找另外的什麼人，因為我們知道，後一種人沒有任何影響力。我應該去找他，我不能總在逃避費爾南達之中度過餘生。

這種局面令她感到難堪，也令我感到難堪。

最後的幾粒葡萄乾吃光了，我朝週圍打量了一下，沒有見到一家食品店。但我知道，米塞里科爾迪亞廣場附近有幾家食品店。

我正在變得令人討厭。對費爾南達我的確開始有失公正了。我對她採取了一種廉價的厚顏無耻的態度。

這使我感到羞愧，認真地想一想，我在逃避她的同時也開始逃避自己，因為我對我所採取的態度感到羞愧。

用來約束我們的法律並不是費爾南達發明的。

“你希望我去嗎？”

“希望。”

“那我就不去。”

我的回答既不正經也不公正。

我過去不是這樣的。難道我真的正在變嗎？

難道就沒有一個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嗎？一個公正完美的辦法嗎？難道我必須像個小醜似的開着玩笑，既對費爾南達加以嘲弄，又漸漸地失去自己的尊嚴來度過餘生嗎？

我必須找那位律師談一談，也許他有能解決這一問題的

某些辦法。何況我找他是很公正的，因為是他們這些人愚弄了我們，找他們來指點迷津顯然是公正的，至少要為我指點迷津。

“請給我稱二百克葡萄乾。”

“接待完這位太太就給你稱。”

“不是非常乾的那種我才要。”

“質量好極了，昨天才進的貨。”

我嚐了一粒，果然不錯。我把包着葡萄乾的圓錐形紙袋塞進衣袋，隨後接過找給我的零錢。現在才十點鐘，最好隨便到一間咖啡店喝上一杯咖啡。

整個上午我無事可做，絕對沒有任何事情可做。

我不能留在家裏。我繼續做着我一直在做着的事情：隨意閑逛，看看都是些什麼人在街上行走。我急切地盼望着假期的結束，辦公室裏整天都有事情可做。

毫無疑問，我剛才的做法對費爾南達是不公正的。

給她打個電話怎麼樣？我馬上就去給她打個電話，告訴她我決定去出席西莫埃斯的酒會。仔細想想，她忍受着與我同樣的痛苦。

我又吃了一粒葡萄乾。這次買的比上一次的好，不但甜，而且水份也多。

我走進電話亭。該怎麼開頭呢？如果請求她原諒我早晨所說過的話，她就會再次充滿希望，今天晚上就會到我的牀上來，而這比一切都要糟糕。你不能下令把一個女人趕走，這種做法不僅卑劣，而且過於殘忍，與毆打一個孩子沒有什麼區別。那件事情發生在一月份，費爾南達當時的模樣至今我

依然記憶猶新。可憐的費爾南達……她穿着一件印滿小花的睡衣，順從地走出了房間，彷彿世界上已沒有任何一個親人，彷彿生命已經走到了盡頭。

她前來奉獻她所擁有的一切，而我卻不肯接收，每當想起那件事我就感到不寒而栗。可我又能怎麼辦呢？去扮演一個親親熱熱的丈夫角色嗎？去繼續說謊騙人嗎？去讓她對一個我知道並不存在的背景產生幻想嗎？

只買了二百克葡萄乾真是太遺憾了。它們好吃得很，我完全可以買上半公斤。可是半公斤要裝一大包，放在衣袋裏又太大了。下次我買 250 克。

我走進電話亭，往家裏撥了電話。費爾南達拿起了聽筒。

“喂，是費爾南達吧？（還能是誰呢？假如是個男人又會怎麼樣呢？也許那倒是個解決問題的辦法……）”

“是我。”

“我想告訴你，我決定出席西莫埃斯的酒會。”

“你來接我嗎？”從她的聲音裏我聽出了她的希望。

“最好你一個人去，我們在酒會上見面。我去得早，六點鐘就去。”

“你就這樣去還是要回家來換西裝呢？”

“我就這樣去，沒有時間回家。如果我回家的話，就不去酒會了。”

“不管你回來不回來，我都給你準備一套深色的西裝和一件洗好的襯衫放在牀上。”

“用不着，我就現在這個樣子去。”

“即便如此，我也要給你準備好。”

“你不要準備，不值得這樣做。”我們已經在爭論了……

“也許你會改變主意的……”

“我從來不會改變主意。再見。”

“一會兒見，謝謝。”

“再見。”

這次談話把我氣得火冒三丈。照顧我已經成了她的怪癖！爲我收拾西裝，把裝有葡萄乾的小碟放在我的牀頭櫃上，冰箱裏總給我準備好冷飲……她仍然在希望我改變主意。難道她以爲愛情會隨着主意的改變而變來變去嗎？她究竟希望什麼呢？難道希望我走進家中，對她說我已經改變了主意，決定重新去愛她嗎？

“親愛的費爾南達，我想過了，我決定愛你，決定從現在起開始愛你。不，費爾南達，不是馬上就開始愛你，我先要去食品店買 250 克葡萄乾，然後才開始重新愛你。”

最好給那位信奉天主教的有影響力的律師打個電話，約定一次諮詢時間。

我在電話簿上尋找起他的名字來。他有四個電話號碼：一個在拜沙區，一個在機場路，一個在卡斯卡伊斯，還有一個在克盧茲宮附近。無須置疑，此人肯定是有影響力的。

我撥了拜沙區的那個號碼。

“喂，是某某律師事務所嗎？正是他的事務所。我希望約一個時間進行諮詢。是的，就在今天。五點鐘行嗎？五點鐘我準時到達。我的名字？沒問題。工會的？什麼工會？不，太太，你搞錯了……我不屬於任何工會。你以爲我是工會的，是哪個工會？與律師先生有協議的那個工會？這到底是怎麼回

事？我根本不是什麼工會的。同業工會？哪個同業工會？全搞混了……不，太太，也不是。我是個顧客，是第一次到那兒去的顧客……沒錯，太太，我會準時到達。”

接電話的女人像個笨蛋。她一心希望我是某個工會的，某個同業工會的，或是某間保險公司的……

毫無疑問，這些葡萄乾真是不錯。我又吃了一粒。紙包裹還相當不少呢，我可以一次吃上一小把。

我沿街而下，然後朝右向特林達德·科埃略廣場走去。真遺憾，里約酒吧還沒有開門，我很想喝一杯威士忌。

蘭巴商店的櫥窗佈置得十分漂亮，彷彿美國雜誌廣告似的，使人覺得生活輕而易舉、無憂無慮。櫥窗裏有皮外套、粗針織套衫以及繪有文明圖案的絲綢圍巾。

我喜歡觀看這樣的櫥窗，它們賦予城市一種文明和世界性的表象。令人遺憾的是宗教事務條約，在蘭巴商店的櫥窗裏我看不到宗教事務條約。它與從外國進口的粗針織套衫毫無關係。

事務所裝修得極好，四面是木板牆壁，擺放着高極栗色皮扶手椅。房間裏空無一人。

我坐下來，隨手拿起一本雜誌。這種雜誌屬非賣品，通過郵局可以得到，連女傭都不會看的。雜誌登滿了各種照片，有水壩，還有共和國總統閣下訪問非洲的照片。手裏拿着小旗的黑人男女正等候總統所乘坐的汽車，其中一名黑人婦女的兩個乳房碩大無比，我不知道這樣的乳房是怎麼通過書刊檢查的。僅僅因為她是在等候總統吧。

我吃了幾粒葡萄乾。這些葡萄乾從早晨起就裝在衣袋裏，

現在已經變軟了。

我不明白爲什麼我要等候這麼長的時間。這裏只有我一個人。我敢斷定，我們的律師是假裝忙得沒有時間見我。

說不定他正在閱讀《里斯本日報》。

你想看看我是怎麼進去的嗎？

我站起身來，對櫃臺後面正在織毛衣的小姐說道：

“小姐，請原諒，我從五點鐘就開始等，現在已經五點半了。我很遺憾，但我不能再等了。”

“只要再等五分鐘就行了。律師先生正與一位重要人物舉行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談，不過現在應該結束了。”

“十分遺憾，但我不能再等了。雖然我不是什麼重要人物，不過我確實有自己的事情要辦。我是個企業家，誰也不能代替我的工作……”

“最好我進去告訴律師，就說你有急事要辦。”

我靠在櫃臺上等候。我敢打賭，那個極其重要的會談已經結束。

小姐走了出來。

“請進，請從這兒進……”

我没有說錯吧？

穿過一個小走廊，我進入了律師的辦公室。

辦公室給人以莊嚴而顯赫的印象，沉重的家俱是瑪麗姬·卡舒莎時代的產品。

律師坐在一張大寫字臺後面，我走進去時他根本没有抬眼。他指給我一把椅子，但我卻沒有去坐。我已經有很多年不被人牽着鼻子走了。律師抬眼看着我說：

“請坐。”

我坐了下來。

律師繼續在寫着什麼，彷彿我並不存在似的。

我站了起來。

律師當然馬上放下了筆。

“你有什麼問題？”

“律師先生，離婚問題。”

“離婚？我們這兒不受理離婚的事情。我很遺憾，但受理這類問題有違我們的原則。”

我決定改變律師的原則。

“對不起，可說真的，並沒有人對我講過這一點，否則的話，我是永遠不會來打攪閣下的。我為我的幾間工廠請了一名律師，不過我要求他辦的都是商業上的事務。我決定請閣下來為我辦理這件私事，是一位朋友向我推薦你的。”

“幾間工廠？這麼說先生是位企業家了？”

“我是國內最大的製帽商之一，同時還插手了其它幾種工業……無論如何，我只能為打攪了你而請求你的原諒。”

“請等一下，先生……我剛才說我不能受理離婚案件，但我並沒說我不能為你出謀劃策。讓我們從頭開始吧。先生是什麼時候結婚的？”

“1948年。”

“是通過政府登記的世俗婚姻？”

“是通過教堂舉行的宗教婚姻。”

“那就不能離婚。先生，你從來沒有聽說過宗教事務條約嗎？”

“我甚至讀過它的條文，但我不相信就沒有辦法給法律鑽個眼。”

“沒有。我把話扯遠一點吧，即使有，我也不會告訴你。”

“爲什麼？”

“因爲根據原則我反對離婚。”

“先生顯然沒有明白我的問題。我不是希望先生你離婚，而是希望我離婚。因此，現在要討論的不是你的原則，而是我的原則。我坦白承認，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讓我和我的妻子爲了先生的原則而犧牲我們的生活……”

“先生在教堂結婚時完全明白自己正在做什麼。如果你的原則是那樣的話，爲什麼你不按世俗婚姻辦理呢？”

“有若干原因使我認爲我不必要作出解釋。我所以在教堂結婚，因爲當時我是天主教徒，請你從這一點出發來考慮問題。”

“難道你不知道，天主教徒是不準離婚的嗎？”

“我不認爲現在是討論宗教問題的時候。你可以確信，目前我所關切的是法律問題而不是宗教問題。”

“是這樣的。不過你是根據宗教法律結婚的……”

“確實如此。但我已不再是天主教徒，因此也就自動地放棄了從事或參加我曾信仰過的宗教的各種禮儀。我到這裏來絕不是進行研討的。我想要知道的是，爲了能使我與我的妻子離婚，有沒有什麼我可以去做的事情。當然是合法的離婚。”

“合法的？你這是什麼意思？”

“因爲我們實際上已經分居……”

“沒有任何事情可做，你必須要等待。”